

Title	中國小說史略考證 第二十七
Author(s)	中島, 長文
Citation	中國文學報 (2008), 76: 147-179
Issue Date	2008-10
URL	<a href="http://dx.doi.org/10.14989/178018">http://dx.doi.org/10.14989/178018</a>
Right	
Type	Departmental Bulletin Paper
Textversion	publisher

## 中國小說史略考證 第二十七

中 島 長 文

### 第二十七篇 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

1 明季以來、以至其代表爲『三俠五義』 二六九十一

寫印本『大略』十五清之俠義小說與公案云、清雍正乾隆中、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其後則紅樓夢盛行于世、即所謂四大奇書、而別派亦漸起、旨在揄揚勇俠、又不背于忠義。其所以然者、一緣文人或有憾于紅樓、其代表爲兒女英雄傳、一緣人心已不協于水滸、其代表爲七俠五義。

鉛印本『大略』及び『史略』各版間に異同はない。

「小説の歴史の變遷」第六講、清小説之四派及其末流云、四、俠義派 俠義派底小説、可以用『三俠五義』做代表。

這書的起源、本是茶館中的說書、後來能文的人、把它寫出

來、就通行於社會了。當時底小説、有『紅樓夢』等專講柔情、『西遊記』一派、又專講妖怪、人們大概也很覺得厭氣了、而『三俠五義』則別開生面、很是新奇、所以流行也就特別快、特別盛。

李漁「醉畊堂本毛宗崗評三國志演義序」云、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書之目、曰史記也、南華也、水滸與西廂也。馮猶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游與金瓶梅也。兩人之論異。愚謂書之奇當從其類、水滸在小說家、與經史不類、西廂系詞曲、與小說又不類。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則馮說爲近是。然野史類多鑿空、易於逞長、若三國演義、則據實指陳、非屬臆造、堪與經史相表裏。由是觀之、奇又莫奇於三國矣。（中略）水滸之奇、聖嘆嘗批之矣、而三國之評、獨未之及。予嘗欲探索其奇以正諸世、乃酬應日煩、又多出游少暇、年來欲踐其志、會病未果。適子堉沈因伯歸自金陵、出聲山所評書示予。觀其筆墨之快、心思之靈、堪與聖嘆水滸相頡頏、極銳心抉髓之談、而更無靡漫沓拖之病、則又似過之、因抄稱快者再。因伯索序、聲山既已先我而評矣、而予又爲之、不亦贅乎。雖然予歷觀三國之局、見

天之始之終之、所以造其奇者如此。讀三國演義又能貫穿其事實、錯綜其始末、而已匠心獨運、無之不奇如此。今聲山又布其錦心、出其綉口、條分句析、揭造物之祕藏、宣古人之義蘊、開卷井井、實獲我心、且使讀是書者知第一奇書之目、果在三國也。因以證予說之不謬、則又何可以無言、是爲序。康熙歲次己未十有二月、李漁笠翁氏題於吳山之層園。據陳翔華「毛宗崗的生平與『三國志演義』毛評本的金聖嘆序問題」(『文獻』一九八九年第三期)引。

「四大奇書」に關して新版全集がこの序文に言及する。この序文を載せるのは「四大奇書第一種」と稱する毛宗崗評本では最も早いとされる醉畊堂刊本である。其後李漁の評を附けた「李笠翁批閱三國志」というのが刊行される。それは李漁の死後であつたらしく、底本も毛氏修改本ではなく舊刻本である。それにも李漁の序というものが附されているが、文はさらに短く日附もない。但し最初に「四大奇書」について「嘗聞吳郡馮子猶賞稱宇內四大奇書、曰三國、水滸、西游及金瓶梅四種。余亦喜其賞稱爲近是。」と述べる。これはたぶん毛評本の李漁序を元にした後人の偽作と

思われる。稀觀本に屬する醉畊堂本を魯迅が目親したという確證はないし、『李笠翁批閱』本も見たかどうかは分らない。しかしこれらは明末清初に「四大奇書」の説が行われたことの證據ではある。また醉畊堂本序に言う王世貞、馮猶龍の「四大奇書」の出處についても未詳。

趙景深『中國小說史略傍證』は、『紅樓夢』が盛行して、『三國』の席を奪つた例證として、後掲2の「觀鑑我齋序」の「而求其旨少遠、詞近微、文可觀、事足鑒者、亦不過世行之『西游記』、『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數種」という記述を舉げる。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第九章云、現在我們要談這五十年的「活文學」了。活文學自然要在白話作品裏去找。這五十年的白話作品、差不多全是小說。直到近五年內、方才有他類的白話作品出現。我們先說五十年內白話小說、然後討論近年的新文學。

這五十年內的白話小說出的真不在少數！爲討論的便利起見、我們可以把他們分作南北兩組：北方的評話小說、南方的諷刺小說。北方的評話小說可以算是民間的文學、他的性

質偏向爲人の方面、能使無數平民聽了不肯放下、看了不肯放下；但著書の人多半沒有什麼深刻的見解、也沒有什麼濃摯の經驗。他們有口才、有技術、但沒有學問。他們的小説、確能與一般の人生出交渉了、可惜沒有我、所以只能成一種平民の消閑文學。『兒女英雄傳』、『七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等書、屬於這一類。南方的諷刺小説便不同了。他們的著者都是文人、往往是有思想有經驗の文人。

他們的小説、在語言の方面、往往不如北方小説那樣漂亮活動；這大概是因爲南方人學用北部語言做書の困難。但思想見解の方面、南方的幾部重要小説都含有諷刺的作用、都可以算是「社會問題の小説」。他們既能爲人、又能有我。『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恨海』、『廣陵潮』、……都屬於這一類。（南方也有消閑の小説、如『九尾龜』等。）

胡適のこの文章は民國十一年三月三日に書かれ、翌十二年二月『申報』創刊五十周年紀念の『最近之五十年』に發表された。胡適の晚清文學史としてかなり重要な文章である。時間的に見て、確證はないけれども魯迅も『史略』定稿（同年暮れ）までには讀

んでいたはずである。この文章の第九章は「史略」で言えば、第二十七篇と第二十八篇に相當する部分を含んでいる。但し見ての通り、胡適は土地によつて南北に分けるのに對して、『史略』はあくまでも小説の内容によつて分類し、南北によつて譴責ないしは諷刺と俠義小説・公案あるいは評話小説に分けない。彼はもともと南北の差によつて小説史を組み立ててはいない。その點が胡適の見方との大きな違いであらう。

2 『兒女英雄傳評話』本五十三回、以至亦仍爲『紅樓夢』家數也

二六九十九

寫印本『大略』十五云、兒女英雄傳評話四十回、題燕北閑人著。前有雍正十二年觀鑑我齋序、雖云反西游等之怪力亂神而正之、然其書開卷云、「這部評話……初名金玉緣。因所傳的是首善京都一樁公案、又名曰日下新書。篇中立旨立言、雖然無當於文、却還一洗穢語淫詞、不乖于正、因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初非釋家言也。後經東海之吾翁重訂、題曰兒女英雄傳評話。」多立異名、已墜紅樓窠臼、而所寫人物則既務爲奇特、又欲不背人情、兩事相違、遂入迂遠、序以爲「格致之書」實未然矣。

寫印本と鉛印本の最も大きな違いは、寫印本では雍正十二年の序に疑を懸けていないのに、鉛印本では乾隆甲寅の序も合わせてはつきりと皆作者の假託だと言っていることである。鉛印本は、陸樹命「略談『中國小説史略版本上的一些問題』」によれば一九一三年十月から翌二十四年三・四月の間の出版だということから、胡適の「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後引參照）に示唆された可能性もある。

『大略』鉛印本及び『史略』各版間の異同 「大學士勒保次孫也」の「也」、鉛印本これを缺く。「研讀數四」の「四」、鉛印本のみ「回」に誤る。「後來東海吾了翁重訂」の「來」、寫印本より第七版まで「經」に作り、訂正版以後「來」に作るが、これは「兒女英雄傳」の各版本によって「經」字に戻すべきである。「了」字は寫印本で脫落している。他に句讀點の違いがあるが、文意に關しない。

馬從善「兒女英雄傳序」云、兒女英雄傳一書、文鐵仙先生康所作也。先生爲清大學士勒文襄公保次孫、以貲爲理藩院郎中、出爲郡守、洊擢觀察、丁憂旋里、特起爲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於家。先生少席家世餘蔭、門第之盛、無

有倫比。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時遺物、斥賣略盡。先生塊處一室、筆墨之外無長物、故著此書以自遣。其書雖托於稗官家言、而國家典故、先世舊聞、往往而在。且先生一身親歷乎盛衰升降之際、故於世運之變遷、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過、而抒其未遂之志歟。余館於先生家最久、宦游南北、遂不相聞。昨來都門、知先生已歸道山、訪其故宅、久已易主。生平所著、無從收拾。僅於友人處得此一編、亟附剞劂、以存先生著作。嗟乎、富貴不可長保、如先生者、可謂貴顯、而乃垂白之年、重遭窮餓。讀是書者、其亦當有所感也。

書故五十三回、蠹蝕之餘、僅有四十回可讀、其餘十三回、殘缺零落、不能綴輯、且筆墨舛陋、疑爲夫已氏所續、故竟從刊削。書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悉先生家世者、自爲尋繹可耳。 時光緒戊寅陽月古遼閨圃馬從善偶述。 上海申報館仿聚珍版本

觀鑑我齋「兒女英雄傳序」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書契之興、經尚矣。作經非聖人初意也、皆有所爲而作、不得已於言也。故易之作爲闡天心之微也。書之作

爲觀天道之變也。詩之作爲通人心之和也。禮之作爲大人道之防也。春秋之作爲合天心人事。以誅心維道、使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上紹歷聖作經之心、下開百世作史之例者也。嗣是經變爲史、龍門子長、司馬溫公、晦翁諸人皆因之。此外代有作者、顧已得失參半。時至五代、世無達人、正史而外稗史出焉。

稗史亦史也。其有所爲而作、與不得已於言也、何獨不然。然世之稗史充棟折軸、愜心貴當者寡。自王新城喜讀說部、其書始淒淒盛、而求其旨少遠。詞近微。文可觀。事足鑒者、亦不過世行之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數種。蓋西遊記爲自治之書、邱眞人見元門之不競、借釋教以警元門、意在使之明心性。全軀命。本誠正以立言也。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同爲治人之書。一則施耐庵見元臣之失臣道、子盜賊以愧朝臣、意在教忠、本平治以立言也。一則王鳳川痛親之死冤且慘、義圖復仇雪耻、又不得手仇人而刃之、不獲已、影射仇家名姓、設爲穢言、投厥所好、更酖其篇頁、思有以中傷之。其苦心苦于臥薪吞炭、是則意在教孝、本修身以立言也。一則曹雪芹見簪纓鉅族、喬木世臣之不知修德載

福承恩衍慶、託假言以談眞事、意在教之以禮與義、本齊家以立言也。

聞嘗竊計之、顧安得有人焉。於誠正修齊平治而外、補出格致一書、令我先睹爲快哉。繼復熟思之數書者、雖立旨在誠正修齊平治、實託詞于怪力亂神。西遊記其神也怪也。水滸傳其力也。金瓶梅其亂也。紅樓夢其顯託言情隱欲彌蓋、其怪力亂神者也。格局備矣、然則更何從着筆、別於誠正修齊平治而外、補一格致之書哉。用是欽欽在抱者久之。

吾有友一人焉、無他嗜好、但好讀說部、所見且甚夥。吾一日以前說質之。吾友曰、有是哉、大學格致一章、而今亡矣。誠未易言、然即怪力亂神、反而正之、不有所謂曰常與德與治與人者、不又一格局乎。近有燕北閒人所撰正法眼藏五十三參一書、厥旨頗不謬、是特惜語近齊東之野、遺以質之吾子、子其云何。

吾受而讀之。其書以天道爲綱、以人道爲紀、以性情爲意旨、以兒女英雄爲文章。其言天道也、不作元談。其言人道也、不離庸行。其寫英雄也、務摸英雄本色。其寫兒女也、不及兒女之私。本性爲情、援情入性。有時談詞諧趣、無非

借褒彈爲鑑影而指點迷津、有時名理清言、何異寓唱歎於鐸聲、而商量正學。是殆亦有所爲而作、與不得已於言者也。

吾不圖吾無意中果得於誠正修齊平治而外快睹此格致一書也。

吾友以爲妄、曰、子真有嗜痂癖者矣。試即以子之言證之。

西遊記誠爲自治之書、不與餘三書等。餘三書者、水滸傳以橫逆而終於草菅、金瓶梅以斷喪而終於潰敗、紅樓夢以恣縱而終於困窮。是皆託微詞伸莊論、假風月寓雷霆、其有裨世道人心、良非鮮淺。以視是書之游談掉弄、詎足與之上下牀哉。且人不幸而無學鑄經、無福修史、退而從事於稗史、亦云陋矣。更假名壺盧提禪語、以文其陋。予以爲每況愈下、但供噴飯也、何格致之足云。吾正告之曰、君言左矣。是殆不然。夫大學之所謂格致者、非僅萍實商羊之謂、謂致吾之知卽物而窮其理也。人爲萬物之靈、窮理必從人始。彼水滸諸書以皮裏陽秋爲旨趣、其說理也、隱而微。是書以眼前之粟布爲文章、其說理也、顯而現。修道之謂教、與其隱教以不善降殃爲背面數粉、曷若顯教以作善降祥爲當頭喝棒乎。且如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亦幸遇悟一子、聖嘆、竹坡諸人讀而批之、中人以下廼獲領解耳。紅樓夢至今不得其人一

批、世遂多信爲談情、乃致悞人不少。何況怪力亂神、聖人不語、忠孝節義、萬古同歸。以是爲游談、游談何害。且如太史公良史也、不諱揮金教人。孟子亞聖也、其罕譬焉、引人入勝者、立言尤多詭詭。何有於燕北閨人而顧斤斤厚彼薄此哉。吾友聞之、始輟然而笑、愀然以思、默然不語。

嗟乎、近俳近優、□堪惹厭。談空談色、半是宣淫。醒世者恒墮狐禪、說理者輒歸腐障。自非苦口、何能喚醒痴人、不有婆心、何以維持名教。至借筆墨而代哭、志亦堪悲。果通呼吸于太空、天應欲泣。君真健者、尙一聲長隨、譜成幾疊清商。僕本恨人、早三嘆廢書、灑落滿襟熱淚。爰伸紙削牘而爲之序焉。

雍正閑逢攝提格上巳後十日、觀鑑我齋甫拜手謹序 上海申報館仿聚珍版本

東海吾了翁「兒女英雄傳弁言」云、是書吾得之春明市上、其卷端顏曰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初以爲釋家言、而不謂稗史也。展而讀之、見爲燕北閨人撰、爲新安畢公同參、爲我齋觀鑒序、均不知爲何許人。其事則日下舊聞、其文則忽諸忽莊、若明若昧、莫得而究其意旨。一笑投之度閣閒、亦同近出諸說部例視之矣。久之、慮遂果蠅腹、檢出偶一翻閱、乃

覺稍稍可解。又研讀數四、更於沒字處求之、始知其所以忽諸忽莊若明若昧者、言非無所爲而發也。噫、傷已。惜原稿半殘闕失次、爰不辭固陋、爲之黑金以鐵、補綴成書、易其名曰兒女英雄傳評話。且弁數言于首卷云。 時乾隆甲寅

暮春望前三日、東海吾了翁識。 上海申報館仿聚珍版本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第九章云、我們先說北方的評話小說。評話小說自宋以來、七八百年、沒有斷絕。有時民間的一種評話遇着一個文學家、加上了剪裁修飾、便一跳升做第一流的小說了（如『水滸傳』）。但大多數的評話——如『楊家將』『薛家將』之類、——始終不曾脫離很幼稚的時代。明清兩朝是小說最發達的時期、內中確有好幾部第一流的文學。有了這些好小說做教師、做模範本、所以民間的評話也漸漸的成個樣子了、漸漸的可讀了。因此、這五十年的評話小說、可以代表評話小說進步最高的時期。當同治末光緒初年之間、出了一部『兒女英雄傳評話』。此書前有雍正十二年和乾隆五十九年的序、都是假託的。雍正年的序內提起『紅樓夢』、不知『紅樓夢』乃是乾隆中年的作品。故我們據光緒戊寅（一八七八）馬從善的序、定爲清宰相勒保

之孫文康（字鐵仙）做的。文康晚年窮困無聊、作此書消遣。序中說「昨來都門、知先生已歸道山」、可知文康死于同治光緒之際、故我們定此書爲近五十年以前的作品。（中略、此部分見本篇5所引）『兒女英雄傳』的著者雖是一個八旗世家、昨過道臺、放過駐藏大臣、但他究竟是一個迂陋的學究、沒有見解、沒有學問。這部書可以代表那「儒教化了的」八旗世家的心理。儒家的禮教本是古代貴族的禮教、不配給平民試行的。滿洲人入關以後、處處摸倣中國文化、故宗室八旗的貴族居然承受了許多繁縟的禮節。我們讀『紅樓夢』、便可以看出賈府雖是淫亂腐敗、但表面上的家庭禮儀却是非常嚴厲。一個賈政便是儒教的絕好產兒。『兒女英雄傳』更迂腐了。書裏的安氏父子、何玉鳳、張金鳳、都是迂氣的結晶。何玉鳳在能仁寺殺人救人的時節、忽然想起「男女授受不親」的聖訓來了。安老爺在家中提到強盜的時候、忽然想起「傷人乎？不問馬」的聖訓來了。至于書中最得意的部分——安老爺勸何玉鳳嫁人一段——更是迂不可當的綱常大義。我們可以說、『兒女英雄傳』的思想見解是沒有價值的。他的價值全在語言的漂亮俏皮、談諧有味。旗人最會說話、前



有『紅樓夢』、後有此書、都是絕好的記錄。『兒女英雄傳』有意模倣評話的口氣、插入許多「說書人打岔」的話、有時頗討厭、但有時很多談諧的意味。（省略第六回引用例）這種描寫法、雖然不合事實、却很有談諧趣味。這種談諧趣味乃是北方評話小說的一種特別風味。

3 所謂『京都一樁公案』者、以至故此書初名『金玉緣』

二七〇十九

寫印本『大略』十五云、所謂京都一樁公案者、爲有俠女曰何玉鳳、本出名門、而奉母避地京師、欲爲父報讎、其怨家曰紀獻唐、有大功績、勢甚盛。何玉鳳急切、不能得志、變姓名曰十三妹、往來市井中、頗拓弛頑世、偶遇孝子安驥困厄、因拯救之、以是相識。後漸稔。已而紀獻唐爲朝廷所誅、玉鳳未手刃而父讎已報、遂欲出家、然卒爲勸沮者所動、歸安驥。驥又有妻曰張金鳳、與玉鳳各生一子、故此書又名金玉緣也。

『史略』各版間の異同 「因奉母避居山林」の句、『大略』鉛印本及び初版は「因奉母居京師」に作り、合訂再版本で現行の形となる。また「亦嘗爲玉鳳所拯、乃相睦如姉

妹、後各有孕」の三句、鉛印本及び初版は「與玉鳳睦如姉妹、各生一子」の二句に作り、合訂再版本で現行になる。

4 書中人物亦常取同時人爲藍本、以至蓋光緒二十年頃北京書估之所造也

二七〇一八

寫印本『大略』云、紀獻唐者、蔣瑞藻云、「吾之意以爲紀者年也、獻者、曲禮云、犬名羹獻、唐爲帝堯年號、合之則年羹堯也。……其事迹與本傳所記悉合。」（小説考證八）十三妹未詳、或并無其人、出于著者造作、緣欲力反水滸紅樓、故描寫性情、漸違寫實、矯揉過甚、乃違故常、如第四回記安何初遇於旅舍、安恐何入其室、呼人抬石杜門、人不能動、而何反爲之運石入室一段、則其例也。（此後引「那女子把那石頭掙倒在平地上」以下、今從略。）此書四十回已完。然又有續集三十回、記安驥在官事、亦云有二續、今未見。

『史略』各版間の異同 本文については『大略』鉛印本が「安驥始以自寓」の「寓」字を「擬」字に作るほか異同はない。

引用文については、「問得動他嗎」の「動他」二字、『大略』鉛印本から三十八年版全集まですべて「他動」と轉倒

する。五十七年版全集で正される。「二百四五十斤」の「斤」字、『大略』鉛印本から三十八年版全集まですべて「觔」字を宛て、五十七年版全集で「斤」字に改められた。テキスト各本は皆「觔」字に作るから、改字の理由は分かりやすいというだけのだ。「兩個屁滾尿流」の「個」字下に「人」字を補うべし。『大略』寫印本ではあったのが、鉛印本で落ちて現行に至るまでそのまま、テキスト各本は皆「人」字あり。「得了」、「大略」寫印本は「淨了」に作る。前の「拂落淨了」に惹かれた誤りか、各本皆「得了」に作る。「便一手提着石頭」の「着」字、『大略』寫印本は「了」に作る。「那隻手撩起了布帘」に「隻」字、三版から七版まで「雙」字に誤る。「安公子羞得面紅過耳」の「安公子」の前にテキスト各本「那」字あり、補うべし。『魯迅藏書目錄』云、兒女英雄傳 十九卷 四十回 清燕北閑人（文康）著 清還讀我書室主人董恂評 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刻本 二十冊

兒女英雄傳 四十回 緣起首回一回 清燕北閑人（文康）著 清還讀我書室主人董恂評 清勤給草堂鉛印 八冊

魯迅架藏本より早く光緒四年（一八七八）京都聚珍堂活字本、光緒庚辰（一八八〇）蜚英館石印本等があり、以後掃葉山房石印本、申報館本、群學社本、亞東圖書館本等がある。近刊では西湖書社據蜚英館本（一九八二）、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小說史料叢書』校注本（一九八三）等がある。ここでの引用文の對校には、京都聚珍堂本、勤給草堂本、掃葉山房石印本、申報館本を用いた。「找着那個關眼兒」の「找」字を聚珍堂本は「我」に誤まり、「關」字を掃葉山房本、申報館本は「開」に誤る。

平步青「小樓霞說稗 兒女英雄傳」『霞外薈屑』九云、此書大致仿石頭記・儒林外史而作。于家庭細故中、發出天理人情。似迂拘而實通達。似俚俗而實爾雅。不知出何人手。卷端光緒當是嘉慶之譌戊寅。古遼馬閭圍從善序云、勒文襄相國保次孫文鐵仙康觀察所著。初名金玉應作硯弓緣、又名日下舊聞、亦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參。乾隆甲寅東海吾了翁補綴、易此名。又有雍正甲寅觀我齋鑑原序、皆依託也。紀獻唐乃年羹堯、隆府即隆科多、則是述雍正乙巳、丙午後事。（中略）吾意出近人手、當在乙丑崇文山將軍大魁後。觀屢引品

花寶鑒可見。(後略)

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徐珂『清稗類鈔』著述類「著書自述身世」云、小說家多好以自身所經過之歷史、爲著述之資料。(中略)兒女英雄傳著者文鐵仙、曾簡駐藏大臣、以事不果往。故書中安龍媒將有烏里雅蘇臺之役、而卒不成行。殆亦以泚筆之時、感觸身世、因而自爲描寫耳。

一九八六年中華書局本第八冊

蔣瑞藻『小說考證』八「花朝生文稿 兒女英雄傳」云、兒女英雄傳說部、燕北閒人著。全書所記、皆俠女何玉鳳事。

其人有無不必論、惟據其紀載、則玉鳳故大家女也。奉老母、辟地青雲、且隱其名曰十三妹、則以有一功名蓋世炙手可熱之人、陷其父於死、立志不與共戴天也。功名蓋世者爲誰、曰紀獻唐也、則閒人所謂天大地大無不大者。然本朝二百六十年中、有紀獻唐其人否乎。吾之意、以爲紀者年也。獻者、曲禮云、犬名獻羹。唐爲帝堯年號。合之則年羹堯也。年氏用兵西陲、轉戰萬里、爲本朝勛臣第一。後以跋扈誅、人盡知之矣。其事跡與本傳所記悉合、故吾謂其書雖傳何玉鳳、實則傳年羹堯也。紀獻唐特變幻其字耳。雖然、年以罪誅、直書其名、述其事、當不至干犯禁網、何須委曲乃爾。意者

年氏之死、出於同僚誣蔑、而非其罪。燕北閒人、特隱約其詞、記之小說、以表明之耶。不然、何玉鳳爲全書主人、而開宗明義第一章、反敘安驥救父、玉鳳正事、直至全書將完、始行述之、何也。安氏貫籍、唯著者之意所欲云、必曰旗人、又何也。夫阿里嗎一武夫耳、且忌之如眼中釘、必殺之而後快、不以其爲滿人故、稍寬假之。況年將軍以漢兒而擁重兵、目無餘子者乎。年氏係漢軍鑲藍旗人。燕北閒人、蓋言之有餘痛矣。試詮之博聞者。

一九八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無名氏「續兒女英雄傳序」云、兒女英雄傳一書、爲燕北閒人文鍊仙先生所作、初名金玉緣、又名曰正法眼藏五十三參。書故五十三回、蠹蝕之餘、僅存四十回。布局命意、遣事措詞、處處周密、所不足者、後路稍嫌薄弱、添出長姐、尤屬蛇足。然較之近日佳人才子各種小說、尙稱傑作耳。至於卷末云、安公子赴任山東、辦了些疑難大案、政聲載道。金玉姊妹、各生一子等語、已留後來續集地步、且自石印之法興、而小說多出續本。惟此書無之、亦一憾事也。今夏清和雨霽、予過廬肆、宏文主人謀於予、並出十數回已成之書、爲夫己氏未竟之筆。予思作書之道亦至難矣。必其情理兼盡、詞意

俱新、豔如美女簪花、冷淡如孤猿嘯月、奔放如弦邊脫兔、

起伏如雲裏游龍、疏散如絮影隨風、緊溜如鼓聲爆豆、收束如羣玉歸筍、串插如一線穿珠、必是妙筆、方許作小說。必有是小說、方能傳千古。試觀今之小說、不啻千百局、傳世者不過四大奇書以及紅樓夢聊齋各種。其他則半歸零落焉。

作書之道、不至難哉。更有難者、是書之作、前十回爲他人造端、筆涉俗俚、始基已壞。棄之則多費心思、取之則不易牽就。予迫於懇請、不得已而了草塞責。不半月已得十餘回矣。大似小五義・彭公案諸書。謂他人俗而俗更過之、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也。遂置之不復作。迨秋初又有批抗議、脩則例等事、耽延兩月餘、始得卒業、前後共成三十二回。嗟夫、世之作小說者、或寫牢騷、或抒激憤、或誇學問淵博、或詡經濟宏深、或以雪月風花蕩人心志、或以蜚樓海市惑人聽聞。予則何敢。不計年月、無名氏自序。光緒戊戌（一八九八）京都宏文書局石印本。

『續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二回末云、（前略）但路上又出了件岔事、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以下許多熱鬧節目、仍有三十二回、隨後刻出。先將大節目、略爲開載。（中略）俱

在二續書中分解。宏文書局石印本

『魯迅藏書目錄』云、續兒女英雄傳 三十二回 不題撰人名氏 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石印本 八冊

『目錄』は刊行者を記録しないが、これは京都宏文書局石印本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る。他に正續合訂本に光緒二十七年上海書局石印本、宣統元年上海江左書林石印本等がある。二續には「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に徐州師範學院圖書館藏的『再續兒女英雄傳』四卷四十回不題撰人石印本を著録する。

5 『三俠五義』 出于光緒五年、以至即爲『三俠五義』藍本矣 二七二一

寫印本『大略』は、この項を『七俠五義』から始めていて、『三俠五義』に關する記述はない。參照本篇8所引『大略』寫印本部分記述。

『史略』各版間の異同 三十八年版全集まで「石玉昆」の「昆」字を「崑」または「崐」字に作り、「記拯借利訪夢兆鬼語等……」の「借」字を「藉」字に作る。いずれも通用する字だが元に戻すほうがよい。

「小説の歴史的變遷」第六講（上承本篇8所引）云、但『三俠五義』、也并非一時創作的書、宋包拯立朝剛正、『宋史』有傳、而民間傳說、則行事多怪異。元朝就傳爲故事、明代又漸演爲小説、就是『龍圖公案』。後來這書的組織再加密些、又成爲大部的『龍圖公案』、也就是『三俠五義』的藍本了。

常惠「魯迅先生在北大講授中國小説史的回憶」云、『中國小説史』油印稿中講到『七俠五義』、我對魯迅先生說、「北京原叫『三俠五義』」。他說、「我沒見過這部書、你拿來我看看。」我給他找來『三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正續小五義』等四種。他看了以後、在鉛印講義中就把這部分內容加進去了。『魯迅研究論叢』社會科學戰線編集部編

一九八〇年吉林人民出版社

『魯迅藏書目錄』小説家類云、忠烈俠義傳一百二十回 清石玉崑著 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北京聚珍堂活字本 二十四冊

『忠烈俠義傳』が初めて刊本になったのは、光緒五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である。魯迅架藏本はその重刊本と考えら

れる。以後管見では清末まですべて『忠烈俠義傳』と名乗る。『三俠五義』と名を變えたのは民國十四年亞東圖書館が出した愈平伯句讀による排印本が最初である。これは『史略』出版以後だから魯迅が亞東版によって『史略』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のではない。かれは架藏の光緒八年刊本によつたと考えるの妥當だろうが、何時この書を手に入れたのかは未詳。ところが『三俠五義』出于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原名『忠烈俠義傳』と記すのは何故か。それは『史略』が最初この項を愈樾の『七俠五義』によつて始めた爲だろう。（參照本篇6所引『大略』寫印本）光緒十五年の愈樾の序（本篇8所引）には「又其書每回題俠義傳卷幾、而首葉大書三俠五義四字、遂共呼此書爲三俠五義。」とある。初刊本は愈樾の言と違い首葉に「三俠五義」と大書してないから、愈樾の見たのはたとえば光緒九年京都文雅書房刊本などであつたのだろう。また亞東版の愈平伯「校讀札記」では「我校勘這書是用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聚珍排印的『忠烈俠義傳』（『三俠五義』的本名）作底本」と言い、更に「我們用的底本、本名『忠烈俠義傳』、全書如此

并無例外。唯於問竹主人序中、初見三俠五義四字、却非用爲書名、而布套上則大書特書標爲三俠五義。」と述べる。

亞東版の底本は魯迅架藏本と同版であるが、魯迅藏本の布套も同じであるのかどうか未確認。ともかく聚珍堂重刊本も俞樾の序とは合わない。ただ一般には光緒十五年當時この書を『三俠五義』と呼ぶようになっていたであろうことは察しがつく。また俞樾が手を加えて『七俠五義』として出版したことも影響しているだろう。亞東版はその『七俠五義』の原本だということで世間に流布していた名、『三俠五義』に改めた。『史略』が原名を使わず、『三俠五義』としたのは、そうした流れの中であつたと思われる。

問竹主人「忠烈俠義傳序」云、是書本名龍圖公案、又曰包公案。說部中演了三十餘回、從此書內、又續成六十多本、雖是傳奇誌異、難免怪力亂神。茲將此書翻舊出新、添長補短、去邪說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極讀忠烈之臣、俠義之士、且其中烈婦烈女、義僕美鬢。以及吏役平民僧俗人等好俠尚義者、不可枚舉、故取傳名、曰忠烈俠義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雖係演義之詞、理淺文粗、然敘事敘人、皆能刻劃盡

致、接縫鬬筍、亦俱巧妙無痕、能以日用尋常之言、發揮驚天動地之事。所有三俠五義諸多豪傑之所行、誠是驚魂落魄、有人不敢爲而爲、人不能作而作、纔稱得起俠義二字。至於善惡邪正、各有分別。真是善人必獲福報、惡人總有禍臨、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終逢吉庇。昭彰不爽、報應分明、使讀者有拍案稱快之樂。無廢書長歎之時。無論此事有無、但能情理兼盡、使人可以悅目賞心、便是絕妙好辭。此書一部中、包公本是個綱領、起首應從包公說起、爲何要先敘仁宗呢。

其中有個緣故。只因包公事繁、仁宗事簡、開口若說包公降生如何坎坷、怎麼受害、將來仁宗的事補出來時、反覺贅筆。莫若先君後臣、將仁宗事敘明、然後再言包公降生、一氣文字貫通、方不紊亂。就是後文章橋遇后時、也覺省筆、讀者亦一目了然。惟是書篇頁過多、鈔錄匪易、是以藉聚珍板、而攢成之、以供同好。第句中有因操土音、故書訛字、讀者宜自明之。是爲序。

光緒己卯孟夏問竹主人識 景印光緒五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古本小說叢刊本

退思主人「忠烈俠義傳序」云、戊寅冬於友人入迷道人處得是書之寫本、知爲友人問竹主人互相參合刪定、彙而成卷、

攜歸卒讀、愛不釋手、緣商兩友就付聚珍板、以供同好云爾。光緒己卯新秋退思主人識。同上

入迷道人「忠烈俠義傳序」云、（前略）辛未春由友人問竹主人處得是書、而卒讀之、愛不釋手、（中略）是以草錄一部、而珍藏之。乙亥司樞淮安、公餘時從新校閱、另錄成編、訂爲四函。年餘始獲告成。去冬有世好友人退思主人者、亦癖於斯、因攜去、久假不歸、故以借書送嘲之。渠始囁嚅言愛、竟已付刻於聚珍版矣。余亦笑其所尚有甚於我者也。爰成短序以供同好一粲、奚疑。光緒己卯夏月入迷道人識。同上

『宋史』卷三百十六包拯傳云、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卽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褻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

歸。（中略）

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爲龜鑒。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請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

除龍圖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中略）徙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中略）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孝肅。

拯性峭直、惡吏苛酷、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

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後略) 中華書局標點本

錢靜方『小説叢考』包公案考云、宋之最能斷獄者曰包龍圖、幾於婦豎皆知。然包公所斷之案、見於史者、不過一事、餘皆小說家掠他人之美、而爲包公有也。(後略) 古典文學出版社本

又狸猫換主劇本考云、元人百種曲中、有以包公斷立太后事、譜爲院本者、今已失傳、所傳者僅梨園中之劇本耳。(中略) 小説以斷后事屬之包拯者、蓋亦有故。按王銍默記、載有王氏女自言得幸神宗、生子冷青、以繡抱肚爲驗、趙概・包拯鞠得其奸詐狀、處以死刑。是包公所斷者係神宗時事、且又與小説所云相反也。 同上

「烏盆鬼を審く」は『元曲選』の「打打瑤瑤盆兒鬼雜劇」を指す。「太后を斷立す」の方は、全集注に同じく『元曲選』の「金水橋陳琳抱妝盒雜劇」を舉げる。しかしこの劇では仁宗自身が李宸妃を太后に立てて終わり、包公は登場しない。錢靜方の記述にいう「元人百種曲」は『元曲選』のこと。その前引に元曲五百四十九種の目を並べるが、そ

の中に關漢卿の作として「勘龍衣」がある。この雜劇は失傳して見られないが、題目から考えるに「斷立太后」の續編であるかと思われる。しかしそれも王國維校注『新編錄鬼簿』では「開封府蕭王勘龍衣」とするので、主人公は蕭王であつて包公ではない。ともかくこれらは失われて現物が見られないから確かなことは言えない。現在見る最も早い包公の「斷立太后」は、一九六七年江蘇省の明人の墓から出土した「明成化說唱詞話」の「仁宗認母」である。なお烏盆の話も「明成化說唱詞話」にはあり、「包龍圖斷歪烏盆」と言う。また『三俠五義』では第五回後半の「烏盆訴苦別古鳴冤」、『百家公案』では第十卷第八十七回「烏盆子叫屈之異」、『龍圖公案』第五卷「烏盆子」、『龍圖耳錄』では第五・六回に當たる。「斷立太后」の方は「三俠五義」なら第一回と飛んで第十五回から第十九回で語られる。『百家公案』では第九卷第七十四回「斷斬王御史之賊」、第七十五回「仁宗皇帝認親母」、『龍圖公案』第七卷「桑林鎮」、『龍圖耳錄』は第一回と第六回、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回とかなり大幅に敷衍されている。



『龍圖公案』 百案の繁本と六十二事の簡本とがある。『史略』の言う十卷六十三案とは、實際は六十二事で、簡本である。魯迅が見た版本はまだ特定できない。現在では十卷百回の繁本のほか、五卷、八卷、六卷、四卷とする版本などが知られ、全部で二十餘種あるという説もある（黃岩柏『中國公案小說史』一九九一年遼寧人民出版社）。しかし、いずれも清初以降の版で、繁本が早く、簡本は後に出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これより先、包拯物では『包龍圖判百家公案』（通稱『百家公案』）十卷百回があり、『龍圖公案』とかりの部分で重なる。蓬左文庫藏本が萬曆二十二年刊で、現存するうち最も早く、近時中華書局『古本小說叢刊』及び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に景印され、更に巴蜀書社『明代小說叢刊』（第二輯）に標點排印本として入った。『孫目』云、龍圖耳錄一百二十回亦有題三俠五義或龍圖公案者。存 傳鈔本。諸本多無序跋。余藏抄本第十二回末有抄書人自記一行云、「此書於此畢矣。惜乎後文未能聽記。」知此書乃聽『龍圖公案』時筆受之本。聽而錄之、故曰『龍圖耳錄』。通行本『忠烈俠義傳』即從此本出。『忠烈俠義傳』

題「石玉崑述」、然則此本所錄即石玉崑所說之辭矣。玉崑、字振之、天津人、咸同間鬻伎京師、以唱單弦重一時。後生羨慕、形諸歌詠、因有「編來宋代包公案、成就當時石玉崑」之句。玉崑說唱『龍圖公案』、今猶有傳抄足本、唱詞甚多。此『耳錄』全書盡是白文、無唱詞、蓋記錄時略之。趙景深『中國小說史略傍證』第二十七篇十四も『孫目』の記述を襲つて「今猶有傳抄足本、唱詞甚多」と言う。現在見られる『龍圖耳錄』は、一九八一年に上海古籍出版社が、汪原放舊藏鈔本に基づいて排印出版した「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資料叢書」に入る上下二冊、全百二十回本である。その前言によると、「現在刊印所據的是汪原放先生收藏的本子、據汪原放先生推測、抄本上署名的謝藍齋可能便是抄錄者、而這個抄本大概是據前引孫楷第先生抄本過錄的、抄錄的年代已無法查考。可惜孫先生的藏本、已于抗戰時期出讓與人後來湮沒無聞。幸而傅惜華先生尙藏有同治六年抄本、二十年前、他在久病中花了很多功夫、對汪先生所藏謝藍齋本作詳校。傅先生將兩本勘比的結果、發現有下列情況、

（一）謝本和同治本的内容情節、基本一致。謝本除卷首有

『龍圖公案』一書、原有成稿、說部中演了三十餘回、野史內讀了六十多本。雖則傳奇志異、難免鬼怪妖邪、今將此書翻舊出新、不但刪去異端邪說之事、另具一番慧妙、却又攢出驚天動地之文。所有傳中三俠、五義、許多豪傑、非包公特識薦拔、却也不能顯達。就是包公忠肝義膽、赤心爲國、若非衆英雄竭力輔助、也是辦理不來的。」(中略)(二)謝本的回目比較整齊、但有錯別字并有與內容脫節不符之處。同治本回目雖然對仗不工、字數也參差不齊、但較切合內容。

(三)謝本錯別字不少、同治本較好。所以我們決定採用傅先生所校定的本子。／遺憾的是傅先生已不幸去世、其遺書下落至今不明、故這一抄本已可能成了海內孤本、誠可珍貴。但由于它直接源自講史平話、文字粗糙和技巧上的缺陷是很明顯的。(下略)と言う。この前言は書き方がすこぶる曖昧で、いったい汪氏藏本を底本にしたのか、それとも傅氏藏同治本を底本にしたのかよく分からない。辻褄を合わせるとするなら、傅氏が架藏の同治本で、汪氏藏本を校勘し、その結果を汪氏藏本に書き込んだ、それが今度の底本になったのだろうか。それはともかく『史略』が「又

演爲大部、仍稱『龍圖公案』、則組織加密、首尾通達、卽爲『三俠五義』藍本矣」という部分、『龍圖公案』は『龍圖耳錄』だとする全集注は正しいだろう。そして「組織加密、首尾通達」という記述は魯迅が『耳錄』を見たことの證佐でもある。上海古籍出版社版と對照してもよく合致する。なお上海古籍版も唱詞を省いているから、同治抄本とともに、孫氏のいう「傳鈔足本」ではない。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第九章云、『七俠五義』初名『三俠五義』、又名『忠烈俠義傳』、今本有俞樾序、說曾聽見潘祖蔭稱贊此書、「雖近時新出而頗可觀」。俞序作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故定爲五十年中的作品。此書原著者爲石玉崑、但今本已是俞樾改動的本子、原本已不可見了。石玉崑的事蹟不可考、大概是當日的一個評話大家。(中略。省略部分見本篇9所引)

『七俠五義』也沒有什麼思想見地。他是學『水滸』的、但『水滸』對於強盜、對於官吏、都有一種大膽的見解。『七俠五義』也恨貪官、也恨強盜、——這是北方中國人的自然感想、——但只希望有清官出來用「御劍三刀」和「杏

花雨」の苛刑來除掉那些賊官汚吏。只希望有俠義的英雄出來、個個投在清官門下做四品護衛或五品護衛、幫着國家除暴安良。這是這些俠義小說和公案小說的公同見解。但『七俠五義』描寫人物的技術却是不壞。雖比不上『水滸傳』、却也很有點個性的描寫。(省略第三十二回至第三十四回寫白玉堂結交顏查散一節以及第八十回寫智化假裝逃荒的引用例)這種好文章、可惜不多見。不然、『七俠五義』真成了第一流的小說了。

『胡適文存』二集卷二

民國十一年、この文章の執筆當時、胡適はまだ『三俠五義』の實物が存在することを知らなかったわけである。

6 『三俠五義』開篇、以至于說部中露頭角也

二七二——一

『大略』寫印本にはこの部分に該當するものがない。『史略』各版間の異同は、『大略』鉛印本に「寇珠不忍」の「寇」字を缺く以外ない。

「狸猫換太子」の話は『龍圖公案』には『三俠五義』の話と同じ形で述べられるが、それ以前の書には見られない。

この説話の演變をのべたものには、早く胡適の「三俠五義

序」(民國十四年亞東圖書館版)及び「『狸猫換太子』的演變」(正續:『現代評論』)があり、鍾敬文は「槃瓠神話的考察」(一九三二)で『包公案』という書物が文人の創作ではないことの例證として「狸猫換太子」の話に觸れ、「包丞相最有名的故事『狸猫換太子』、其實却是流播于東西洋(尤其是東洋的印度、波斯等國)各地的民間故事(關於此事、胡適之作『狸猫換太子故事的演變』時、未曾提及。暇當爲文專論之)。(いま『鍾敬文文集・民間文藝學卷』二〇〇二年安徽教育出版社に據る)と述べるが、遂に專論することはなく、趙景深『中國小說史略傍證』がそれを補足して、この話は三姉妹が國王に嫁し、季妹が王子を産む、上の二人の姉はそれを大か猫と取換え、季妹を王宮から追放する話として、世界各地に分布すると言う。

「五鼠」 鼠の精の惡者として登場し、いずれも包公が西天雷音寺の佛陀のもとから借りてきた神猫によつて征伐される話が、『百家公案』第五十八回「決戰五鼠鬧東京」、『龍圖公案』第六卷「玉面猫」、『西洋記』第九十五回「五鼠精光前迎接」に、また包公説話として單行された「五鼠

聞東京包公收妖傳』二卷にも見える。

『明史』卷一百十七諸王傳二寧獻王權附朱宸濠傳云、弘治四年、奠培墓。子康王觀鈞嗣、十年薨。子上高王宸濠嗣。其母、故娼也。始生、靖王夢蛇啖其室、旦日鵲鳴、惡之。及長、輕佻無威儀、而善以文行自飾。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其有異表、又謂城東南有天子氣。宸濠喜。時時詞中朝事、聞謗言輒喜。或言帝明聖、朝廷治、即怒。武宗末年無子、羣臣數請召宗室子子之。宸濠屬疎、顧深結左右、於帝前稱其賢。(中略)盡奪諸附王府民廬、責民間子錢、強奪田宅子女、養群盜、劫財江湖間、有司不敢問。日與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等謀不軌。副使胡世寧請朝廷早裁抑之。宸濠連奏世寧罪、世寧坐謫戍、自是無敢言者。(中略)

十四年、御史蕭淮疏言宸濠諸罪、謂不早制、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疏下內閣、大學士楊廷和謂宜如宣宗處趙府事、遣勳戚大臣宣諭、令王自新。帝命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大監賴義持諭往、收其護衛、令還所奪官民田。宸濠聞元等且至、乃定計、以己生辰日宴諸守土官。詰旦皆入謝。宸濠命甲士環之、稱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孫燧及副使

不從、縛出斬之。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參政黃宏、許儼廉、布政使胡廉、參政陳杲、劉棐、僉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等皆下獄。參政王綸、季敦、僉事潘鳳、師夔、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皆從逆。以李士實、劉養正爲左右丞相、王綸爲兵部尙書、集兵號十萬。命其承奉涂欽與素所蓄羣盜閔念四等、略九江、南康、破之。馳檄指斥朝廷。七月壬辰朔、宸濠出江西、留其黨宜春王拱樞、內官萬銳等守城、自帥舟師蔽江下、攻安慶。

汀贛巡撫僉都御史王守仁聞變、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檄諸郡兵先後至。乃使奉新知縣劉守緒破其墳廠伏兵。戊申、直攻南昌。辛亥、城破、拱樞、銳等皆就擒、宮人自焚死。宸濠攻安慶不克、聞南昌破、大恐、解圍還、守仁逆擊之。乙卯、遇於黃家渡、賊兵乘風進薄、氣驕甚。文定及指揮余恩、佯北、誘賊趨利、前後不相及。知府邢珣、徐璉、戴德孺從後急擊、文定還兵乘之、賊潰、斬溺萬計。又別遣知府陳槐、林浩、曾璉、周朝佐復九江、南康。明日、復戰、官兵稍却、文定帥士卒殊死鬪、擒斬二千餘級、宸濠乃退保樵舍。明日、官軍以火攻之、宸濠大敗。諸妃嬪皆赴水死、將士焚溺死者

三萬餘人。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儀賓並李士實、劉養正、涂欽、王綸等俱就擒。宸濠自舉事至敗、蓋四十有三日。

時帝聞宸濠反、下詔暴其罪、告宗廟、廢爲庶人。逮繫尙書陸完、嬖人錢寧、臧賢等、籍其家。江彬、張忠從臾帝親征、至良鄉、守仁捷奏至、檄止之。守仁已械繫宸濠等、取道浙江。帝留南京、遣許泰、朱暉、及內臣張永、張忠搜捕江西餘黨、民不勝其擾。檄守仁還江西。守仁至杭州、遇張永、以俘附之、使送行在。十五年十二月、帝受所獻俘回鑾、至通州誅之、封除。初、宸濠謀逆、其妃婁氏嘗諫。及敗、歎曰、昔紂用婦言亡、我以不用婦言亡、悔何及。

# 7 所引『三俠五義』

二七三—二

『史略』各版間に於ける異同は一箇所、「難道我還怕你不成」の「還」字、『大略』鉛印本では原本通りで脱落しないが、初版で脱して以後、三十八年版全集まですべて脱落し、五十七年版全集で始めて補われた。『三俠五義』光緒五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所謂原刊本、又古本小説叢刊本）と亞東四版で校對したところ、原刊本が「你自想想」の「自」を「白」字に、「非是劣兄有意稱“猫”」の「有」を

「王」に、「惟趙虎正在豪飲之間」の「間」を「問」に、「這朋友好不知進退」の「這」を「還」にそれぞれ誤刻する。これらはいずれも單純な誤刻で、引用に際して改めたと考えればよいが、「只聽得拍的一聲」「只聽得噲的一聲」の「得」字は對照した二本にはともにない。又「暗暗將寶劍拿在手中」の「暗暗」二字下には二本とも「的」字があるのに、引用にはない。魯迅の引用は架藏の「光緒八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に據つたと考えるのが順當だが、光緒八年刊本は國內では見られないのでなんとも言えない。

『大略』寫印本は後（本篇10）で『小五義』『續小五義』からの引用と合わせて『七俠五義』第四十九回から次の部分を引く。

「話說天子見那徐慶、魯莽非常、因問他如何穿山。徐慶道、只因我。蔣平在後面悄悄拉他、提撥道、罪民、罪民。徐慶聽了、才說道、我罪民在陷空島連鑽十八孔、故此人人叫我罪民穿山鼠。聖上道、朕只萬壽山、也有山窟、你可穿得過去麼。徐慶道、只要通的、就鑽的過去。聖上又派了陳林、將徐慶領至萬壽山下。徐慶脫去罪衣罪□……到半山之

間、見个山窟、把身一順、就不見了、足有兩盞茶時、不見出來。陳林着急道、徐慶你往那裏去了。忽見徐慶站在南山頭之上、應道、晤、俺在這裏、只一聲、連聖上與羣臣俱各聽見了。盧方在一旁跪着、暗暗着急、恐聖上見怪。……陳林仍把他帶上丹墀、跪在一旁。」

8 當俞樾寓吳下時、以至在浙江特盛

二七四—三

『大略』寫印本十五清之俠義小說與公案云、七俠五義者、石玉崑述、今本題俞曲園居士重編、有一百二十回、借因於明人所撰之龍圖公案、以包拯貫全書。凡所斷案、亦大抵采自他人、至于取及乾隆之事。書中所謂最大案狸貓換「太子」、亦與拯無干、其餘細故、不根可想。曲園居士在首卷頗辨正、可謂既愛臆造之談、又不忘攷據之習者矣。書于記包拯明察之外、又緯以五鼠盧方、韓彰、徐慶、蔣平、白玉堂爲五義、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等七人爲七俠。五鼠出于龍圖公案之五鼠鬧東京、七俠無所本、實皆無其人。此十二人者、大抵性情豪放、又擅技俠、遊戲人間、而無不佐助大吏。其後、襄陽王趙柳謀反、匿盟書于冲霄樓、白玉堂往盜之、陷銅網陣中而死。宋仁宗時無藩鎮之禍、此殆取明之宸濠之

事而影響附會之也。

『大略』寫印本の時點では、俞曲園が改編した原本『三俠五義』についての考證がなく、いきなり『七俠五義』から始まるが、『大略』鉛印本で現行『史略』と同じく『三俠五義』から始めている。その間の経緯は常惠の述べる所（本篇5引）である。

『史略』各版間の異同は、『大略』鉛印本が「而黑妖狐智者」の「黑」字を「異」字に誤る以外にはない。

「小説的歴史的變遷」第六講清小説之四派及其末流（承本篇1所引）云、當潘祖蔭由北京回吳的時候、以此書示俞曲園、曲園很贊許、但嫌其太背于歷史、乃爲之改正第一回、又因書中的北俠、南俠、雙俠、實已四人、三不能包、遂加上艾虎和沈仲元、索性改名爲『七俠五義』。這種一改本、現在盛行于浙江方面。

俞樾「重編七俠五義序」云、往年潘鄭齋尙書奉諱家居、與余吳下寓廬相距甚近、時相過從。偶與言及今人學問遠不如昔、無論所作詩文、卽院本傳奇平話小説、凡出於近時者、皆不如乾嘉以前所出者遠甚。尙書云、有三俠五義一書、雖

近時所出、而頗可觀。余携歸閱之、笑曰、此龍圖公案耳、何足辱鄭奩之一盼乎。及閱至終篇、見其事蹟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人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閒中著色、精神百倍。如此筆墨、方許作平話小說。如此平話小說、方算得天地間另是一種筆墨。乃嘆鄭奩尙書欣賞之不虛也。

惟其第一回敘述狸貓換太子事、殊涉不經。白家老嫗之談、未足入黃車使者之錄。余因爲別撰第一回、援據史傳、訂正俗說、改頭換面、耳目一新。又其書每回題俠義傳卷幾、而首葉大書三俠五義四字、遂共呼此書爲三俠五義。余不知所謂三俠者何人。書中所載南俠、北俠、丁氏雙俠、小俠艾虎則已得五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俠之師也。小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稱其從遊戲中生出俠義來。然則此兩人非俠而何。即將柳青、陸彬、魯英等概置不數、而已得七俠矣。因改題七俠五義、以副其實。

至顏查散爲後半部書中之主、而以查散二字爲名、殊不可解。此人在後半部竟是包孝肅替人、非如牛驢子、苦頭兒、

魏先生、米先生諸人、呼牛呼馬無關輕重也。余疑查散二字、乃脊敏之訛、脊爲古文慎字、以脊敏爲名、取慎言敏行之義。簫管中郎、衣冠優孟、本無依據、何憚更張。奮筆便改、不必如聖嘆之改水滸傳、處處托之古本也。惟其中方言俚字、連篇疊牘、頗多疑誤、無可考正、則姑聽之。讀者自能意會耳。

光緒己丑七月既望、曲園居士俞樾書。 光緒十六年上海廣百宋齋排印本

魯迅が『七俠五義』をどんなテキストで讀んだのかは未詳。『魯迅藏書目錄』にも著録はない。ただ『史略』に引く俞樾の序は光緒十六年上海百宋齋排印本、『三俠五義』亞東版附録に引くものとの間に異動はない。なお俞序に言う潘鄭奩は潘祖蔭、全集注は「潘祖蔭（一八三〇—一八九〇）、字伯寅、號鄭奩、清吳縣（今屬江蘇）人、官至工部尙書。撰有『鄭奩詩存・文存』各一卷、編有『滂喜齋叢書』」と言う。

『小説舊聞鈔』三俠五義引『小説小話』云、『三俠五義』一書、曲園俞氏就石玉崑本序行、易名爲『七俠五義』（書中三俠、謂南俠、北俠、雙俠也。曲園因其人數爲四、疑有

錯誤，遂湊入智化等，又改小義士艾虎爲小俠而稱七俠。常笑曲園賅博而不知有三王（禹、湯、文、武亦四人，三俠蓋用其例）、豈非怪事？）此書人物地址稱謂，多寓遊戲，作者亦無一定宗旨。（俗本龍圖公案中有五鼠鬧東京一事，作者始惡其荒陋而另出機杼，借題發揮，章回小說家本有此一種。如元人「二郎神」雜劇，因楊戩擅作威福，比之灌口神而作，而西游記，封神榜即以灌口神爲楊戩，侈敘其神通。水滸記有西門潘氏通姦一段，而金瓶梅之百餘回洋洋大篇，即從此出，皆其一例也。）然豪情壯采，可集『劍俠傳』之大成，排『水滸記』之壁壘。而又有一特色，爲二書所不及者，則自始至終百萬餘言，除夢兆冤魂以外，絕無神怪妖妄之談（如水滸記高唐州芒碭山諸回，實耐菴敗筆），而摸寫人情冷暖，世途險惡，亦曲盡其妙，不獨爲俠義添頰毫也。宜其爲鴻儒欣賞，而刺激社會之力，至今未衰焉。

9 其年五月，以至故正續遂差異也

二七五十八

『大略』寫印本十五清之俠義小說與公案云，小五義一百二十四回，雖續前書，而又以白玉堂盜盟書起，略當前書之百一回。通本以襄陽王謀反、豪傑之士競謀探其隱事爲主旨。

其時五鼠之中，白玉堂早被害，餘亦漸衰老，而後輩繼起，皆有父風。盧方之子珍，韓彰之子天錦，徐慶之子良，白玉堂無子，有姪曰白芸生，皆意外湊聚于客舍，益以小俠艾虎，遂結爲兄弟。諸人奔走道路，頗誅橫暴，終集武昌，共破銅網陣，未陷而書畢。續小五義百二十四回即繼此而作，銅網先破，叛王遂逃，而諸俠仍在江湖間，誅鋤盜賊。已而襄陽王成擒，天子論功，俠義之士皆受封賞，于是全書完。

此種小說興起時，蓋在清人全取中國之後，威力甚盛，歌頌者衆，故社會間雖以舊來習慣，未能忘情于草野之英雄，然久服羈輓，習于順從，至已不生反側之心，故凡俠義之士，又必以爲大臣之隸卒爲榮寵。其所記健者性情在民間每極粗豪，有水滸羣雄餘韻，而一見天子或僚吏，則媚茲一人，不勝其可憐之形，卑下之氣，溢于紙上，此非讐服多年，以致樂爲臣僕之時不辨也。

三書非出一手。七俠五義以經曲園居士潤色，數敘較爲可觀。後二者文頗率略，事迹亦往々相肖似，近于複重。今舉數節以見大概。（『七俠五義』四十九回：本篇10所引。『小五義』十七回，『續小五義』第一回省略略。）審其文體，似亦猶



宋人之說話、嘗講演此種故事、以悅群衆、後乃筆之于書、或仿之爲書、惟亦無明證。

この文の最後の一節は本篇14の「演説」流風の記述に對應する。『史略』各版間の異同 「石玉崑」の「崑」字すでに述べたように三十八年版まですべて「崑」か「崐」で、五十七年版で「崑」となった。元に戻すべし。「而又自白玉堂盜盟單起」の「盜」上に『大略』鉛印本、初版は共に「獨」字があつたが、合訂二版以降はない。「是時白玉堂早被害」の「時」下に『大略』鉛印本では「五鼠之中」という四字があるが、初版で削られた。『續小五義』即接叙前案」の「敘」字、『大略』鉛印本は「續」に作る。「其年五月」の「其年」は前段の、『七俠五義』の序が「于光緒己丑（一八八九）序而傳之」とあることを受け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が、實際には『小五義』の初刊は次の年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であるので、ここは「明」か「次」を「其」下に補うべきである。

文光樓主人「小五義序」云、小五義一書、何爲而刻也。祇以採訪龍圖閣公案底稿、歷數年之久、未曾到手、適有友人

與石玉崑門徒素相往來、偶在鋪中閑談、言及此書、余即托之搜尋。友人去不多日、即將石先生原稿攜來、共三百餘回、計七八十本、三千多篇、分上中下三部、總名忠烈俠義傳、原無大小之說、因上部七俠五義爲創始之人、故謂之大五義、中下二部五義、即其後人出世、故謂之小五義。余翻閱一遍、前後一氣、脈絡貫通、與坊刻前部略有異同。此書雖係小說、所言皆忠烈俠義之事、最易感發人之正氣。非若淫詞艷曲、有害網常。誌怪傳奇、無關名教。自詡天生峻筆、才子文章、又何足多哉。余故不惜重貲、講求到手、本擬全刻、奈資財不足、一時難以并成。因有前刻七俠五義、不便再爲重刊、茲特將中部急付之剞劂、以公世之同好云。 光緒庚寅仲

夏文光樓主人謹識。 光緒二十二年上海廣百宋齋排印本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第九章云、又有『小五義』一部、刻于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續小五義』一部、刻于同年冬間。此二書也都是石玉崑的原稿、從他的門徒處得來的。『續小五義』初刻本、尚有潘祖蔭的小序、說他捐俸餘三十金幫助刻板。這也可見當日的一種風氣了。『續小五義』之後、近年來又出了無數的續集、此外還有許多「公

案」派の評話、但價值更低、我們不談了。(中略)

『小五義』與『續小五義』有許多不通的回目、中間又有許多普通的詩、大不如『七俠五義』。究竟這種幼稚的本子是石玉崑的原本呢。或者、那乾淨的『七俠五義』大體代表石玉崑的原本而『小五義』以下是假託的呢？那就不容易決定了。『小五義』以下精彩甚少、只有一個徐良、寫的還有趣。我們不舉例了。『胡適文存』二集卷二

10所引『小五義』、『續小五義』

二七五——

『魯迅藏書目錄』小說家類云、忠烈小五義傳一百二十四回不著撰人名氏 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北京文光樓刻本二十四冊

同『目錄』は『續小五義』を著録しない。

『小五義』の引用 『大略』寫印本も『小五義』第十七回を、（徐慶）把桌子一板より『史略』と同様に引用する。但し「衆人有些不肯、又不能不捆」の「有些不肯、又」の五字を引かず、且「刀下留人」四字を「殺不得」三字に作る。『史略』各版間の異同は、「難怪他怒發」の「怒發」二字を『大略』寫印本から第六版まで皆「發怒」に作り、訂

正版で顛倒して以後正されていない。又『大略』寫印本は「點穴」を「點血」に誤る。

ところでこの引用箇所を『藏書目錄』が著録する光緒十六年文光樓刊本と光緒二十二年上海廣白宋齋石印本（古本小說集成本）の二本で對校したところ、そのどちらにも一致しない。兩本は「把桌子一板」の「板」字を「反」に作り、「拿住了你們、好眼相看、擺酒款待、你倒如此、難怪他怒髮。指着三爺道」を「拿住二人、款待吃（石印本作喫）飽了週桌、氣往上二壯說」に作り、「鍾雄就用指尖往三爺肋下一點」の「指」上に「二」字を加え、「嘆咚」を「嘆咚咚」（同上）に作り、「三爺就躺于地下」の後に「鍾雄說、你這斯（石印本作廝）好生無禮」を加える。したがって『大略』寫印本の時點から別のテキストに據ったらしく、文光樓本の架藏は『史略』成稿以後のようである。少なくともそれに據って引用文を訂した形跡はない。

『續小五義』の引用 所據のテキスト不明。『大略』寫印本の據ったテキストとも違うようである。「沈仲元」の「仲」字、第六版まで「中」に作る。訂正版で「仲」とな

る。「往懷中一帶」の「懷」字、『大略』寫印本では「手」に作る。「只聽上面嗑収一聲」、『大略』兩本「聽」下に「見」字あり。「智化把眼睛一閉」の「化」字、『大略』寫印本より合訂再版まで「爺」字に作り、第三版で「化」となる。下句の「智化以爲是腰斷兩截」の「化」字も同じ。この句の「是」字、『大略』鉛印本のみ脱落する。「慢慢箒睜開眼睛一看」の「開」「睛」兩字、『大略』寫印本になく、鉛印本で補われる。「這是甚麼緣故」の「緣」字、『大略』寫印本より合訂再版まで「原」に作り、第三版で「緣」に作る。「皆因他是月牙式樣」の「是」下に『大略』寫印本「鞘」字なし。「智化命不該絕」の「該」字、『大略』寫印本「當」に作る。『大略』寫印本の引用は比較的光緒二十二年上海廣百宋齋本（古本小說集成本）に近いが、一致しない部分もある。

11 大小五義之書既盡出、以至故神采則轉遜矣

二七七十三

『大略』寫印本にはこの部分の記述に對應する箇所はない。常惠が魯迅に見せた『正續小五義全傳』に據って補つたも

のと思われる（本篇5所引）。但しこの書いまでは極めて稀觀らしく、趙氏『傍證』は「未見」と言い、『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などは「佚」とする。繡谷居士の序も各種資料集に引かない。なお「光緒壬辰（一八九二）の「八」字を初版から三十八年版全集まで誤つて「九」に作る。

12 包拯顏查散而外、以至幾不成文

二七七十一〇

『大略』寫印本十五清之俠義小說與公案云、與七俠五義同類之書尙多。有七劍十八義、有英雄大八義、有聖朝鼎盛萬年青。大部者有彭公案四集三百二十五回、領全書者爲康熙時四川駐防旗人彭定求。有施公案十集五百二十四回、領全書者爲康熙時漢軍旗人施綸。其結構皆類七俠五義、而事迹則大抵拾里巷傳說而聯綴之。造作時代未詳、蓋多在洪楊亂後、以其時鄉曲奔夫、每能從一大吏、由行伍而得榮顯、於是社會驚聳羨慕、甚樂道此輩事矣。

この記述は『史略』の13、15を覆うものである。

『大略』鉛印本が、「以他人爲全書樞軸者」の「人」字を「大吏」二字に作り、「一案或亘數回」の「案」を「事」に作る他に、異同はない。

「小説的歴史的變遷」第六講（上承本篇5所引）云、因爲社會上很歡迎、所以又有『小五義』、『續小五義』、『英雄大八義』、『七劍十三俠』、『七劍十八義』等等都跟着出現。――

這等小說、大概是敘俠義之士、除盜平叛的事情、而中間每以名臣大官、總領一切。其先又有『施公案』、同時則有『彭公案』一類的小說、也盛行一時。

『施公案』 『魯迅藏書目錄』は著録しない。『孫目』も道光十八年刊本を言う。八卷九十七回 清閨名撰。他に同刊本を著録するのは『明清小説資料選編』で、そこから無名氏の「嘉慶庚寅孟冬月」の序（嘉慶に庚寅はなく道光十年が庚寅に當る）を收録する。初刊の時期は現存本で最も古い道光庚辰（宣宗が即位したのは庚辰だが、それはまだ嘉慶二十五年である）、つまり嘉慶二十五年刊廈門文德堂藏版本（大英博物館藏・即古本小説集成本）に「嘉慶戊午孟冬月新鐫」とあるので、それを信ずれば嘉慶三年（一七九八）であるが、この序と、先の道光十八年刊本の「嘉慶庚寅孟冬月」の序と、更に道光十九年務本堂刊本の「道光己亥年春月」の日附けを持つ序は、中味がいずれもまったく

同じなのである。そのことから嘉慶二十五年文德堂藏版本の序の日付も信憑性が疑われる。したがって初刊の時期は確定し難い。だが文德堂藏版本に次いで道光四年本街藏版本（東文研倉石文庫）も確認されているので、『施公案』が世に現れた時期は『史略』が言うより若干早くなることは確かである。

施世綸 『小説舊聞鈔』施公案引『燕下鄉腔錄』四云、少時即聞父老言施世綸爲清官。入都後、則聞院曲盲詞有演唱其政績者、蓋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公爲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也。案公當官、實廉強能恤下。初、知江南泰州、值淮安下河被水、詔遣兩大臣蒞州督隄工、從者驛騷閭里、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廣兵變、援剿官兵過境、沿途攘奪、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挺、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斂手去。守揚州江寧、所至民懷、以父憂去（案公爲靖海侯琅次子）、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衙前、名一文亭。彙選督漕運。奉命勘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爲甚、將具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會寧、微詞要挾、公笑曰：「吾自入官、

身且不顧、何有子？」卒効之、鄂以失察罷。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二語、蓋二百年茅檐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

『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上』云、施世綸（一六五九—一七二二）清漢軍鑲黃旗人、字文賢、號潯江。靖海侯施琅次子。

初以蔭授泰州知州。歷官揚州・江寧・蘇州知府、所至有聲、清廉公直。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爲順天府尹、後遷戶部侍郎督理錢法、調總督倉場。五十四年授漕運總督。五十九年曾奉命親溯上流勘察黃河水路、規劃運糧事、以供清軍入青・藏之需。著有『南堂集』。一九九二年上海辭書出版社本

『清史稿』卷二二七、彭鵬と共に所謂名臣傳に傳が立てられており、「所至有惠政、民號曰青天」とある。

『彭公案』 『魯迅藏書目錄』小説家類云、彭公案二十三卷一百回 卷首一卷 清貧夢道人著 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劉衡堂刻本 二十四冊

『彭公案』の版本は、魯迅架藏の劉衡堂刊本と共に、同年の本立堂刊本が最も早い。その本立堂本の孫壽彭の序には

「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暮春」と署し、他の序も皆壬辰を言う。魯迅が架藏本に據ったとしても、『史略』に「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二）」と書くのは誤りで、少なくとも現存の證據からは「光緒十八年」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ぬ。

彭鵬 『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上』云、彭鵬（一六三七—一七〇四）清福建蒲田人、字奮斯、號古愚。順治舉人。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授三河知縣。三十年官工科給事中、屢上彈章、參劾順天學政李光地等內外官員。與郭琇并以敢言著稱、時稱「彭郭」。三十七年任貴州按察使、後督廣東巡撫。著有『古愚心言』。一九九二年上海辭書出版社本

『碑傳集』卷六七、『清史稿』卷二七七に傳がある。

13 其他類似『三俠五義』之書尙甚夥、以至遂多矛盾矣

二七七—六

『史略』各版間の異同 「潞河郭廣瑞」の「郭」は『大略』鉛印本以降、七十三年版全集に至るまですべて「張」に作り、新版全集で始めて「郭廣瑞」に正された。また『劉公案』と『李公案』は、『大略』鉛印本では順序が逆で且「（劉墉）」（李丙寅當作秉衡）」という説明がない。

初版で現行の如く補訂された。『彭公案』續至十七集』の「十七」は、初版まで「四」に作り、合訂再版で「十七」となる。その次の『七俠五義』の「七」字も初版まで「三」に作り、合訂再版で現行となる。

『永慶昇平』 『魯迅藏書目錄』 小説家類云、永慶昇平全傳二十四卷九十七回 清郭廣瑞編著 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北京寶文堂刻本 二十四冊

又云、永慶昇平全傳二十三卷一百回 清貪夢道人著 清光緒二十年北京本立堂刻本 二十四冊

ともに「全傳」と稱するものの、前者は前傳、後者は後傳である。『永慶昇平前傳』は、最も早い刊行として光緒辛卯（十七年：一八九一）上海正誼書局石印本が著録（『小説書坊錄』二〇〇二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など）されるが、確認できない。序の筆者であり、この書の編者であるらしい郭廣瑞については未詳。

『聖朝鼎盛萬年清』 これは『藏書目錄』に著録はない。別名に『萬年青奇才新傳』、『乾隆巡幸江南記』、『乾隆游江南』がある。後二者に明かなように乾隆帝の南巡に際して

の物語で、『史略』が「則記康熙帝以大政附劉墉陳宏謀」とする「康熙」を「乾隆」に改めねばならないことは全集注の指摘どおりである。最初の刊本はおそらく光緒十九年上海英商の出版社五彩公司から出された第一・二集で、それを繼いで光緒二十二年までに上海書局から第三・四集が刊行された石印本であろう。凡そ八卷七十六回。

劉墉（一七一九—一八〇四）字崇如、號は石庵、山東諸城の人。乾隆朝の大官で、『國朝耆獻類徵』卷三十、『國朝先正事略』卷十六に傳が立てられ、更に『清史稿』卷三〇二の劉統勳傳に附見する。また後に出る『劉公案』の主人公でもある。

陳宏謀（一六九六—一七七二）字は汝咨、號は榕門、廣西臨桂の人。『碑傳集』卷二十七、『清史稿』卷三〇七に傳がある。邊境を統括する官としての經歷が長く、乾隆の信任も厚かった。後世には『五種遺規』の著者としても識られる。『英雄大八義』『英雄小八義』『西諦書目』に「繡像英雄大八義四卷五十六回續四卷四十四回 光緒二十五年上海蒼海山房石印本 八冊」とある。全集注に據れば續集が

『英雄小八義』であり、宋の東京汴梁の宋士公等の話であるという。『西諦書目』は一九一四年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をも著録するが、刊本は少なく國內では見られない。著者は未詳。

『七劍十三俠』 全三集百八十回、清の唐芸洲編次、光緒二十三年上海書局石印本が最も早い。又の名を『七子十三生』とも言う。特に後半は本篇6の『三俠五義』の記述で、襄陽王趙珏の謀反事件に影響したであろうという朱宸濠の叛亂平定をそのまま筋立てとする物語である。

『七劍十八義』この書は大抵の書目に著録がないので詳しくいことは分らない。ただ『七劍八俠十六義』とか『五劍十八義』、『九義十八俠全傳』と稱する書があるので（いづれも『西諦書目』に見える）、現物が出るまではそうした書物の標記違いと言うことも考えられる。

『劉公案』 二十回 清闕名撰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が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抄本を「儲仁遜抄本十五種」の一として取り上げている。先に述べた『聖朝鼎盛萬年清』に主要人物の一人として登場する劉墉が主役になって、國戚

をかさに着て惡政を縦にする山東巡撫國泰の惡行を暴き死刑にするまでを述べる。一九九〇年に人民出版社が排印本として刊行。趙氏『傍證』も「未見」と言うくらいだから、おそらくそれまでは刊本がなかったのであろう。

『李公案』 『李公案奇聞』初集三十四回 清惜紅居士編纂、光緒二十八年北京文光樓刊本が初刊である。清末「北京直廉吏第二」と稱せられた李秉衡を主人公に仕立てた事件解決の物語。主人公の名も一見して分かるように「李持鈞」とする。李秉衡は『清史稿』卷四六七に傳がある。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件で、北京防衛のため兵を率い北上したが、楊村で戰敗、通州で自殺した。恨恨生の序から、義和團事件に關わつて一旦それを褒めておきながら後にそれを取り消した清朝の措置に對する不滿からの作だとする説がある（『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

『施公案』續集 この書が缺名氏によつて書き繼がれ十集に至つたことは、『繪圖施公案』五百二十八回 光緒二十九年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足本施公案全傳』五百二十八回 民國二十四年上海世界書局排印本、また『繪圖施公奇案』五

百二十八回 至全續（十續） 民國上海錦章書局石印本等で確認できる。

『彭公案』續集 時期は不明だが二十續まで刊行されたことが、『西諦書目』に據って知られる。

『七俠五義』續集 作者の名を治逸、半癡と變えながら、『繪圖新編二十續七俠五義』一九二三年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まで出版されたことがこれ又『西諦書目』で確かめられる。だが以後二十四集までは『史略』しか言及しない。

14 『三俠五義』及其續書、以至而此道又衰落

二七八十六

『史略』各版間の異同 「郭廣瑞」の「郭」字はすでに述べた如く三十八年版全集まですべて「張」に誤る。「石玉昆」の「昆」字もおなじくすべて「崑」字に作る。なお「有此實事流傳」後の「讀點」は新版全集で改められたもので、それまではすべて「句點」とする。

郭廣瑞「永慶昇平序」云、余少游四海、在都嘗聽評詞、演永慶昇平一書、乃我國大清褒忠貶佞、剿滅亂賊邪教之實事。内有忠義俠烈之人、慷慨豪傑之士、忠心護國、赤膽佑民、

書禮直爽、實有古蹟可憑、并非古詞野史。國初以來、有此實事傳留。咸豐年間、有姜振名先生、乃評談古今之人、嘗演說此書、未能有人刊刻傳流於世。余長聽哈輔源演說、熟記在心、閒暇之時、錄成四卷、以爲遣悶。茲余友寶文堂主人、見此書文理直爽、立志刊刻傳世、非圖漁利、實爲同好之人遣悶、余亦樂從。雖增刪補改、錄實事百數回、使忠臣義士、得以名垂千古、佞黨奸賊、報應循環可也矣。 光緒辛卯杏月、燕南居士筱亭郭廣瑞謹識。光緒十八年寶文堂刊本文光樓主人「小五義序」、本篇9既引。

15 清初、以至（『三俠五義』及『永慶昇平』）云二七八一八

『大略』寫印本十五清之俠義小說與公案見本篇9既引。

『史略』各版間の異同 「則使李俊去國而王于暹羅」の「于」字、合訂再版のみ「暹」字に誤る。（見第十五篇）『大略』鉛印本にこの句なく、初版より第六版まで「五」を「四」に作る。「則使一百八人無一幸免（亦見第十五篇）」の「幸」字、『大略』鉛印本より三十八年版全集まで「倖」字に作る。括弧の句は『大略』鉛印本になく、初版で次句の後に附加されたが、合訂再版で現行の如くなる。



なお「五」字は前項に同じく「四」に作る。「三俠五義」爲市井細民寫心」の「市」字、合訂再版のみ「布」に誤る。「報應分明、昭彰不爽」の二句は『大略』鉛印本では正しく引かれているが、初版で顛倒し、以來正されることがなかった。序の原文に照らして逆にすべきである。

「小説的歴史的變遷」第六講（上承本篇12所引）云、其中所敘の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滸』中底人物、故其事實雖然來自『龍圖公案』、而源流則仍出于『水滸』。不過『水滸』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這一類書中底人物、則幫政府、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處、大概也因為社會背景不同之故罷。

這些書大抵出于光緒初年、其先曾經有過幾回國內的戰爭、如平長毛、平捻匪、平教匪等、許多市井中人、粗人無賴之流、因爲從軍立功、多得頂戴、人民非羨慕、願聽「爲王前驅」的故事、所以茶館中發生的小說、自然也受了影響了。

現在『七俠五義』已出到二十四集、『施公案』出到十集、『彭公案』十七集、而大抵千篇一律、語多不通、我們對此、無多批評、只是很覺得作者和看者、都能洩如此之不憚煩、也算是一件奇跡罷了。

「流氓的變遷」『三閑集』全集四云、（前略）司馬遷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亂」之和「犯」、決不是「叛」、不過鬧點小亂子而已、而況有權貴如「五侯」者在。

「俠」字漸消、強盜起了、但也是俠之流、他們的旗幟起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爲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

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爲天子效力、于是跟一箇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鑣、替他捕盜、一部『施公案』、也說得分明、還有『彭公案』、『七俠五義』之流、至今沒有窮盡。他們出身清白、連先前也并無壞處、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面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面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後略）

問竹主人「三俠五義序」見本篇5引。  
洗心主人「永慶昇平序」云、原夫永慶昇平一傳、舊有新編、

貂續千言、新成其帙。補就天衣無縫、獨具匠心、裁來雲錦缺痕、別開生面。百八十餘回、雖係演義之詞、理淺文粗、然敘事敘人、皆能刻劃盡致、接縫鬬榫、亦俱巧妙無痕。所有顧煥章・馬成龍等、諸多忠義之所行、誠是驚魂落魄。有人不敢爲而爲、人不能作而作、原不愧忠臣義士者也。至於善惡邪正、各有分別。真是善人必獲福報、惡人總有禍臨。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終逢吉庇。昭彰不爽、報應分明、使讀者有拍案稱快之樂、無廢書長歎之時。雖非鎔經鑄史、尙喜翻舊出新、而且書中情理兼盡、使人可以悅目賞心、便是絕妙好辭、總爲開卷有益之帙。是以刊刻成卷、以供同好云爾。光緒辛卯孟夏、洗心主人識。光緒十八年寶文堂刊本

本篇5に引いた「三俠五義序」とこの「永慶昇平序」を引き比べてみれば、「永慶序」が「三俠序」をそのまま襲ったことが分かる。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第九章見本篇1既引。